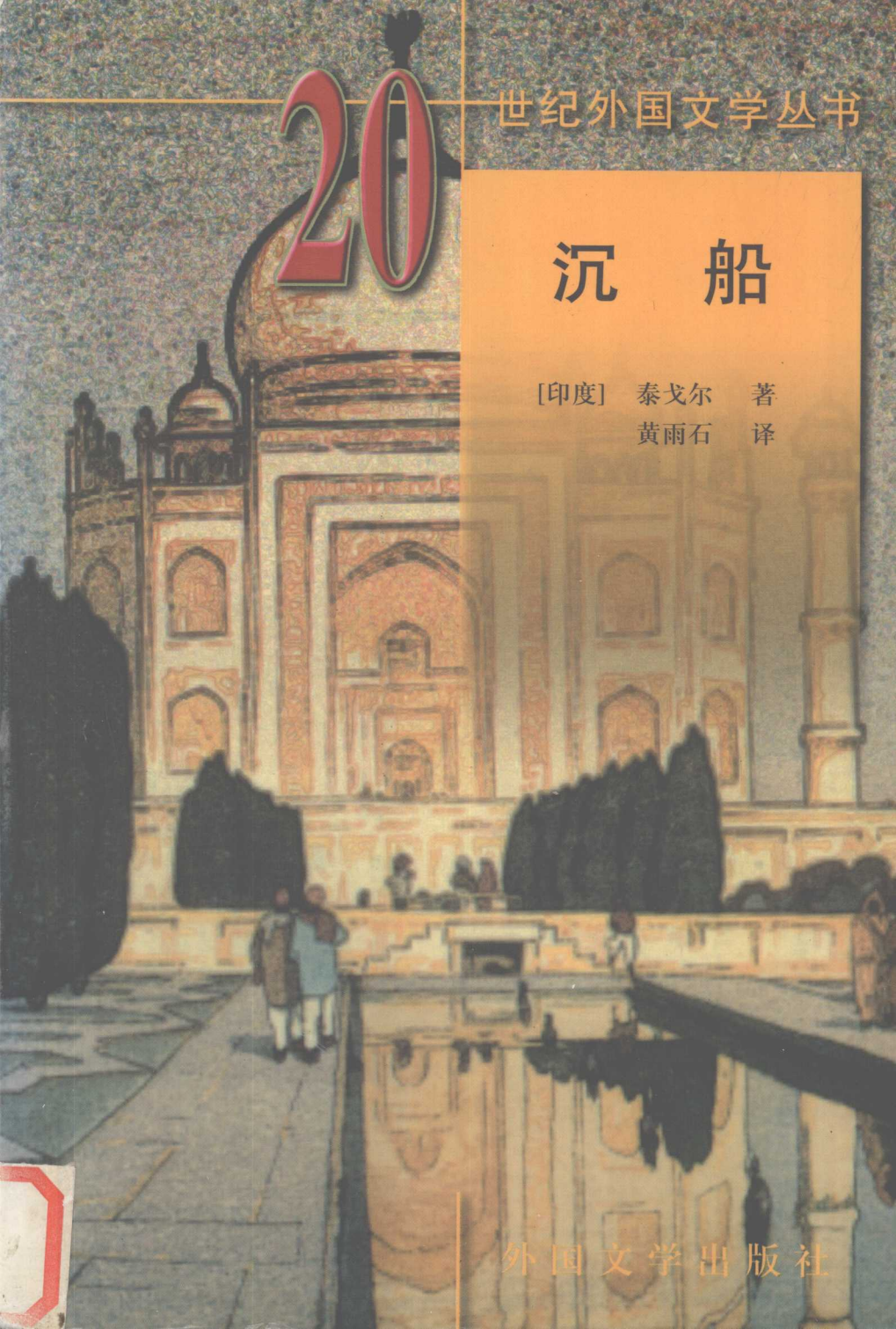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沉 船

[印度] 泰戈尔 著
黄雨石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沉 船

44.6152
TGE2

[印度] 泰戈尔 著
黄雨石 译

44.6152
TGE2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Wreck

Indian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船/(印度)泰戈尔(Tagore, R.)著;黄雨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56-9

I. 沉… II. ①泰…②黄… III. 长篇小说-印度-现代
IV.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656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3.70 元

前 言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而且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于一八六一年生于孟加拉一婆罗门地主家庭，一八七七年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不久弃学归国，经营其父遗产，并开始从事文学和哲学创作活动。他一生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多部剧本，十二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及其它著作（包括哲学著作和各种论文集）达四十卷。哲学著作以《生之体现》最为重要，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传统的印度哲学思想。诗集最著名的有《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等。泰戈尔曾于一九一三年，主要以其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戏剧较重要的有《邮局》、《红色夹竹桃》等。他的作品主要用孟加拉文写成，其中大部分由他本人译成英文。

泰戈尔在印度享有极高的声誉。

泰戈尔虽自幼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但在宗教、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仍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他十分崇拜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对古印度梵文文献相当熟悉。对于西方文明，他一方面赞赏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同时又颇恶其精神空虚。

他显然完全接受性善说观点，视幼小男女天真无邪的心灵至为可爱和可贵，切望人人都保有赤子之心。他主张恬静、淡泊的生活，反对激情；主张人与人和睦相处、彼此相爱相助，树立人类为一整体的观念，反对互相歧视、欺凌和使用暴力。在这样一

些思想支配下，他一方面对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等不合理现象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必然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对印度本身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持否定态度，提出了于人民有实惠的社会改革更重于空洞的政治自由一类口号。泰戈尔本人曾长期致力于和平运动。一九〇一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和平之家”（一九二一年易名为“国际大学”），招收世界各国学生，学习有关社会改革、国际团结及农村建设等方面课程，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用作学校经费，希望借此实现其世界和平理想。

泰戈尔于一九四一年去世。

《沉船》是泰戈尔较早的一部作品，写于一九〇二年，先于一九〇三年四至六月在孟加拉《班加·达逊日报》上连载发表，至一九〇六年始以单行本出版。

《沉船》的整个故事写了纳里纳克夏和卡玛娜这对无比虔诚、无比善良的年轻夫妻的悲欢离合。从这点看，颇似我国的传奇。但《沉船》决非一个简简单单的、意在劝善儆恶的传奇故事。

《沉船》故事中的偶然际遇，在泰戈尔的笔下显然都表示一切为神的安排，或上帝的意旨。他有意以此来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但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泰戈尔实际通过这个故事全面地表达了上面所说他本人的那种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们看到《沉船》里所描写的世界真可称之为好人世界。这里每一个人都随时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都不惜自我牺牲以谋求别人的幸福：安那达先生简直完全以女儿所感受的悲欢代替了自己的感受，纳里纳克夏和克西曼卡瑞母子彼此的关怀和体谅达到了全然忘我的地步；汉娜丽妮在和罗梅西真诚相爱之后，尽管出现了重重难以破除的因误会而产生的障碍，却始终对他一往情深、无法忘怀；罗梅西在发现自己意外得来美丽的新娘并非自己的妻子之后，既不肯苟且从事，以假作真，又决不肯不

负责任地把她抛开了事,即使自己因而受尽种种误解和折磨亦在所不惜!更不用说还有那位“印西一带出名的‘卡克拉巴蒂大叔’”,他和罗梅西、卡玛娜真可谓萍水相逢,仅是在一条船上偶然相遇,但他以及他的全家马上把解决他们的困难看作了他们全家的头等大事!甚至连这里仅有的一个坏人阿克谢,读者也会觉得他可怜和可厌更多于可恶和可恨。

很显然,泰戈尔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仿佛依靠人的善心,世间的种种苦难就可以解除了。

书中还有作者寄予深情的两个人物:幼小的乌梅希和卡玛娜。乌梅希这个从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为了生存下去不可能不染上许多“不道德的”、“自私的”恶习,但当他一旦被收留,感受到别人给予他的温暖的时候,他善良的天性立即充分显露出来,完全恢复了他的纯朴、可爱的本来面目。天真、憨厚、温柔而美丽的卡玛娜,在她认定罗梅西就是自己的丈夫时,她是那样逆来顺受,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以求得罗梅西的幸福。而当她获悉和她结婚的实际并非罗梅西,却另有其人时,她便决不肯再和他相处下去,而是毅然立即出走,到茫茫人海去寻找自己的丈夫。这无疑是泰戈尔心目中贤妻良母的形象。所有这些当然都未免掺杂过多理想成分。但泰戈尔以其善于刻画青年心灵的妙笔终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青年形象。

这个译本于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于一九六一年经过一次全面修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泰戈尔作品集》第七卷印行,并于一九八一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再以单行本形式重印。此次重印仍以一九八一年版为据。

译文可能有不少谬误之处,希读者指正。

黄雨石

一九九八年十月重订于北京

第 一 章

谁也不怀疑罗梅西是一定能通过法科考试的。职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直她从她金色的莲座上，雪片似的向他撒下缤纷的花瓣，赐给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试完毕后罗梅西马上就该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行装。他父亲曾来信，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说，等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德拉是罗梅西的同学，和他住紧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他女儿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级文科考试。罗梅西是他们家常来常往的客人。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还不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来走动。

汉娜丽妮每在洗完澡后，总喜欢跑到屋顶阳台上去闲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本书边走边看。罗梅西和她一样，也常常独自坐在他的屋顶阳台上的梯棚边看看书。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读书的好地方，但这里，谁都可以想到，也颇易于使人心事纷扰。

直到目前，两方面都还没提到婚姻问题。安那达先生所以没提起这件事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到英国学法律去了，老头儿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年轻人正可以做他的乘龙佳婿。

有一天午后，大家围在午茶桌边热烈谈笑。年轻的阿克谢虽然在考试方面常落人后，但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而论，他却比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并无逊色；因此

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他发挥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柄巨剑，即使没有坚利的锋刃，仅凭重量也能使它成为一件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小巧的折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么犀利，也决做不了大用……

听到阿克谢的这种荒唐论调，汉娜丽妮本预备默然忍受；但这时她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议论，这却使得罗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间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绝地百般赞扬女性的美德。

在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辩护中，罗梅西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进一封他父亲写来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辩论正非常激烈，他却不得不甘认失败，匆忙站起身来预备离去。但因为大家一致向他抗议，他只好解释说，他父亲刚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去请罗梅西先生的老太爷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说，“咱们也可以请老先生吃杯茶呀。”

“别麻烦啦，”罗梅西连忙拦住说，“还是我马上去见他吧。”

阿克谢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恐怕决不肯在这儿叨扰什么的，”他说，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罗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统印度教教徒。

罗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见到他儿子，第一句话就是，“明天你一定得同我一道儿赶早车回去。”

罗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吗？”他问。

“也没什么重要事情，”布拉加·莫罕说。

罗梅西以询问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但布拉加·莫罕却无意满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父亲出门去拜访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罗梅西就坐下来预备给他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

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贵的莲座下”，可是，写完这一句后，不管他如何一再对自己说，他同汉娜丽妮已经以一种未经明言的誓约彼此以身相许，如果现在再把这个未经公开的婚约对他父亲隐瞒下去，那将是如何无理的事，他的笔却怎么也不肯听他使唤了。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张信稿，但结果仍只是一张一张全被他撕毁了。

晚饭后，布拉加·莫罕很快就安静地睡去。罗梅西却像午夜的游魂，爬到阳台上去，烦恼地来回走动，两眼瞪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钟的时候，阿克谢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们的大门关上了；十点的时候，安那达先生客厅里的灯已经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罗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谨慎的，他决不会让他有误车的机会。

第二章

罗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已替他选定一位新娘，并且已定下了举行婚礼的日期。布拉加·莫罕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阵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实多亏了幼年的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辩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身后除一堆债务外，别无所遗。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儿——就立刻陷入了贫苦无依的境地。女儿刻已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罗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罗梅西的一些朋友曾经反对过这一亲事，他们说，据传闻那姑娘姿色平常。但对这种意见，布拉加·莫罕始终只有一语作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说。“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可你不能这样来

评论一个人。如果这姑娘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做一个贤良的妻子，那罗梅西就应该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别人在闲谈中提到他为期不远的婚事，罗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跑出去信步游荡，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结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没有。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能跟这个姑娘结婚，我已经和另一个人有过誓约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们正式举行过订婚仪式吗？”

罗梅西：“没有，那当然还谈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经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说过吗？一切都已经谈定了吗？”

罗梅西：“我并没有正式和她谈过这件事，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没谈过？那么，以前你既然一直没开过口，以后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会儿，罗梅西终于拿出了他最后的一件武器。“如果我现在去和另一个姑娘结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不肯跟我给你选定的这个姑娘结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说，“那你就会是做下了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罗梅西再没有什么可说了；他心里想，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来阻止这次婚礼。

据算命先生说，错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整整一年里就再也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罗梅西心里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终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缓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远，从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即使专取近道儿，尽可能穿行连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需三四天的行程。布拉加·莫罕为意外的耽搁打出了很宽裕的时间，在吉期前整整一个星期，他便挑定一个黄道吉日，带着全班人马出发了。一路

一帆风顺，不到三天，他们就到达了喜马加塔，那就是说，离开婚礼的正期还有四天日子。老头儿所以希望尽早到达，还另有一个理由：新娘子的母亲一直生活很苦，他早就希望她离开老家，搬到他们村子里去住；那样他就可以照顾她舒服地度过晚年，也算报答了他那已故的年轻时候的朋友。过去，因为两家还没有正式结亲，他心中虽有此意，在老太太的面前总觉不便启齿；现在，眼看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他终于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也就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就只有这么个女儿，女婿又已没了亲娘，要她到那边去担当母亲的职务，她当然很乐意。最后，她更毫不犹豫地，“谁爱议论就让他去议论吧，我本应该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块儿。”

于是，布拉加·莫罕利用婚礼前的几天日子，帮老太太收拾清点，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早打算好要她陪同婚礼队一道儿回去的，所以来的时候已特意从家里带来二三女眷，以便一路有个照顾。

婚礼是按期举行了，但是，罗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辞，行“吉瞻礼”（新郎新妇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闭上眼睛，明露出一脸沮丧的神色，任大家说笑戏谑闹着新房，他却始终沉默不语，通夜，他一直背向新娘睡着，第二天，他更是一大早就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礼仪式结束后，婚礼队便起程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纪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些年轻的男客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的一条船上则载着在举行婚礼时奏乐的乐队，他们不时吹奏一些小调或任意挑选的一些片段的乐曲，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当，高空晴朗无云，只有远处的天边弥漫着浓密的紫雾。河岸边的树木全现出一种离奇的惨淡色调，树

上的叶子略无一丝动摇之意。船夫们满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船老板便向布拉加·莫罕说：“我们得在这儿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有好大一段路都没有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结束这一行程。

“咱们可不能在这儿停船，”他说，“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咱们赶到巴鲁哈达去过夜吧。我决不会亏待你们的。”

船夫们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闪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则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闪射着一种暗红色的微光，那样子颇像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净无云，但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有似雷鸣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一望，只看到一股如柱的旋风，挟带着一片黑魑魑的尘沙和无数残枝败叶、树皮草根，像被一把巨帚掀起似的，向他们压过来了。

立刻是一片疯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便没有人知道了。

一股大旋风，像人们所习见的一样，在它狭窄的毁灭的道路上向前滚去，滚过那些船只，把挡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顷刻之间，这个不幸的小船队便已不复存在了。

第三章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好像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河面没有一条船只，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休止的安宁。

罗梅西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沙洲的边缘上。最初，他竟没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但接着，那不幸遭遇的记忆像一个噩梦似的泛上了心头，他于是一跳身站了起来。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现在究竟怎样了。四面望去，看不到半个人影。他放开脚步沿水边走了一阵，也仍一无所见。这一片雪白的沙滩，像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静躺在大帕德玛河——恒河的一条支流——的两个小支流之间。罗梅西走完小岛的这一边，正打算开始搜寻小岛的另一边的时候，却忽然隐约看到远处有一件红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竟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好像已经死去的样子，躺卧在浮沙上。

罗梅西曾学过一套办法，能使这个显然是溺死的人复活。他一下又一下坚持不懈地用力把女孩的双臂推向她的头部，然后又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侧，以使她恢复呼吸，这样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她终于缓过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睛。

但罗梅西这时却真是疲惫已极，好一会，他连问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没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刚要睁开眼睛，又气力不支地阖上了。不过，罗梅西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现在呼吸已没有困难。他于是静坐在苍茫的月色下，长时间呆呆地望着她。他们俩第一次真正见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一片位于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像是介于生和死之间。

谁说撒西娜姿色平常呢？皎洁的月光遍洒在空旷的大地上，覆顶的苍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罗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这阖着睡眼的娇小面孔的花饰。

其他的一切已全被遗忘了。“我很高兴，”罗梅西心里暗想，

“在婚礼进行时的嘈杂喧闹声中我一直没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这时的心情来和她相见了。我现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当然比按照婚礼仪式念诵几句别人编就的誓辞更为有效地使她属我所有了。念诵一段誓辞只不过为了让别人承认我和她的关系，而像现在这样得到她，却等于是从仁慈的上天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恩赐！”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纱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别的那些人现在怎样了？”罗梅西问。

她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好不好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我去找找他们？”罗梅西接着说。那姑娘仍没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缩却比语言更清晰地表明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罗梅西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来向四面望去，在闪着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哪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叫着每一个朋友的名字，尽力提高嗓子喊叫，但始终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无效，罗梅西只得又坐了下来。这时，那女孩子双手捧着脸，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却无法抑止住胸脯的抽搐起伏。他本能地感到现在空洞的安慰之辞是没有用的了，于是便紧偎着她，温存地抚摸着她低垂的头颈。她再也不能噙住自己的眼泪了，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化作有声无言的低诉倾泻出来。罗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热泪。

他们哭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险恶的梦境，没入阴暗中的白色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闪闪发亮，看来直像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鳞甲。

罗梅西紧握着小姑娘吓得发冷的娇小的双手，把她向自己的身边拉过来。她丝毫没有抗拒，她这时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惧已使她失去其他一切本能了。在无边的黑暗中，罗梅西的跳动着一颗温暖的心的胸怀，便正是她所渴望的容身之所。现在已不是害羞的时候，她立即舒适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怀抱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灰暗的河流上空，东方的天边始而露出一线白光，不久更变成一片红色。罗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他身旁的年轻的新娘子，也把头依在他的手臂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轻抚睡眠的时候，他们俩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刚睁开眼，他们都止不住愕然四顾，但很快他们就记起了自己身在难中，记起了这里离开自己的家还非常遥远。

第 四 章

没有多久，点点渔船的白色轻帆在河面上出现了。罗梅西叫来一只渔船，在渔夫们的帮助下终于雇到一只可以送他们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去之前，他把情况告诉了警察局，请他们代为寻找他的不幸的同伴们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村边码头的时候，罗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幸免于难，但其他的人却完全不知下落了。

罗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里的。她大声号哭着来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妇，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人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没有人吹一声喇叭，也听不见一声惯常用来迎接新娘子的欢呼。没有人设宴邀请她；事实上，人们是连看也不愿

看她一眼。

罗梅西早决定丧事了结后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的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绪来。他本家的一些因这次灾难变成孤寡的太太们，都请求他让她们去进一次香，这件事也须他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这些悲惨事件的时候，偶有闲暇，也并非完全无心谈情说爱。新娘子并不像传闻所说，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说，村子里的妇女们还直嘲笑她，说她已超过了习俗中的结婚年龄——但一接触到爱情问题，这位年轻的学士却苦于书本知识竟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冷静的理智坚决认为，他现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应该留意于此，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他的学识在这面对他毫无帮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那学问渊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贤内助。终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现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轻的新妇，作为他所十分敬爱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们的慈母时的情景。画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诗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调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并对它们献出无限的热忱，现在罗梅西则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认为她代表着他的真正的欢乐，她是给他家带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第 五 章

罗梅西为料理父亲的事务和给老太太们做好进香的准备，差不多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邻居中已有些人渐渐和年轻的新

娘子比较接近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原来松弛地把她和罗梅西连接在一起的情感的锁链，现在已慢慢扣紧了。

这一对青年夫妇常喜欢在屋顶阳台上铺上些草垫子，在空旷的天幕下共同度过黄昏的时刻。罗梅西现在已不再是那么拘谨了；他常会悄悄从那女孩子的背后走过去，双手蒙住她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怀中来。有时，她还没吃晚饭就躺下睡着了，为招她笑骂几句，他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顽皮地抓着她的拳曲的头发晃摇着说：

“撒西娜，我可真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问道，“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罗梅西惊奇地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改变我的名字也决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她接着说。“我从小就多灾多难，往后，我这一辈子也决不会有幸运的日子。”

罗梅西的心惊恐地急跳了几下，脸色立刻变了。骤然间，他明确地感到，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为什么说你一生都非常不幸？”他问道。

“在我出生以前，我爹就死去了，我还不满六个月，妈妈也死了。我一直在舅舅家苦不堪言地挨着日子。后来，我忽然听说，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村里，对我很喜欢。两天之后，咱们就结婚了，以后的事情，你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罗梅西一仰身在枕头上颓然躺下。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但它似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他不敢再问她任何问题，只是想将刚才所听到的一切看成梦中幻境，尽量从脑子里抛开。一股温和的南风拂拂吹来，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月光下，一只不寐的杜鹃正单调无味地歌唱着。从停泊在近处码头上的木船边，传来船夫们的歌声。那女孩子看到罗梅西好像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不禁轻轻推他一下，问道，“要睡